

木乃伊 下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80

28

吳明浩編
范源廉李
步青張相
吳家煦閱
布面金字
袖珍本一
冊定價銀
一元二角

學校家庭通用

青年寶鑑

榮之宏先生一惠贈

學識學生得此可助記憶便檢查
攜帶尤便·青年男女·人手一編·即可獲普通之
細·袖珍洋裝·

考或幼年未入
修身·作文·歷
畫·唱歌·自修
無不完備·

木乃伊 下冊

目錄

- 二十一 上帝救我
- 二十二 二青年
- 二十三 一千圓
- 二十四 侮辱
- 二十五 落水
- 二十六 魚腹
- 二十七 金指環乎
- 二十八 月色如血
- 二十九 魔術婆

三十 宮殿

三十一 獅子逸矣

三十二 美人手

三十三 陳酒

三十四 夜行車

三十五 水面物

三十六 賣花

三十七 大蓮花

三十八 墜落

三十九 萬仞之絕壁

四十 最後之一綱

410005

四十一 林中博士
四十二 物歸故主

木乃伊 目錄

三

永乃伊
下冊

木乃伊 下冊

二十一 上帝救我

主人聽得聲音很奇怪。便坐將起來。側耳細聽。然而怪聲竟沒有第二次。方纔的怪聲。頗似女子哭泣。主人莫明其妙。總當是自己聽錯的。等他再行躺下。樓下的女子哭泣聲又發作了。他走下床來。暗道。稿是在樓下。此時他混身一陣冷。宛如被冷水淋着的一般。細聽這哭聲。實在不像人的聲音。幾乎像從地下透將起來的。覺得似遠非遠。似近非近。忽然其聲又止。全室依然寂靜無聲。主人嚇得混身亂抖。止着呼吸。呆呆直立。那哭聲又起了。從此忽斷忽續。聲頗怨恨。主人勉強點了火。室內方始明亮。精神也振作些。他正在暗想究竟是什麼聲音。那知己寂寂無聞。主人到此。疑是

在夢中聽得的了。此時最不能忘掉的是日間的指環。暗想恐怕不致有意外之事。然而總難放心。只得一手執着燈。不顧一切恐懼。走下樓來。走到很黑暗的樓下。心中不禁有些胆寒。他高舉燈火。向四面觀看。店中並無異狀。他方始安心。再到鐵箱之前。開鎖時。一壁暗想不曉得可曾失去咧。向內一看。指環却好好的在內。他便十分喜悅。仍舊鎖好了。再上樓去。一想今夜的怪事。何其多呢。於是躺在床上。好得燈火很亮。不怕什麼。就此慢慢的睡着了。不料耳畔又聽得那很悲切的女子哭聲。主人一聲咬啣。把眼睛睜開。豈料桌上燈火又滅。室內還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正在奇怪。突然間又聽得一陣女子的笑聲。非常清楚。送入主人耳中。主人嚇得兩腕交叉於胸前。呼吸也幾乎停了。呆呆不動。自己竟

想不出怎樣纔好。把身體縮做一團。歇了一回。笑聲頓止。室內靜寂異常。即使針落地上。也能有聲。笑聲停後。主人便頭腦清楚了。說道。怎麼我能聽得這種奇怪的聲音。莫非是腦筋有病麼。他定了心。究竟疲乏不堪了。不多一刻。已經深入睡鄉。他眼前黑暗中現出一個怪形來。怪形非別。就是自己店內陳列着的木乃伊。這一手一足失去的木乃伊。惡狠狠的兩眼注視主人臉上。再把一手招着主人。微微一笑。同時他把一只腳跳舞起來。形狀猙獰可怕。店主人大驚而醒。方知是南柯一夢。他暗道。怎麼得了一個怪夢呢。翻轉身去。要想再睡。樓下又有聲音了。側耳細聽。這聲音與方纔不同。確是人的足聲。主人想起了夢中木乃伊的跳舞。暗想。難道是木乃伊跳舞着麼。他雖非常驚嚇。同時想道。不好了。不要

來了一個賊。偷被他偷了指環去。還了得麼。急急擎着燈火。一壁顫。一壁走下樓去。到了樓下。燈光照耀滿室。毫無怪異。木乃伊依然好好的在室隅。腳聲也沒有了。他獨語道。仍舊是我腦筋作怪。方始定了一點心。所掛念的。只有那指環。走到鐵箱旁邊。時辰鐘恰打三下。他一想。怎麼只有三點鐘呢。還是快些天亮罷。今夜我真受累極了。開了鐵箱看時。指環安然無恙。他笑盈盈的將要關門。還讚道。真是一件無價之寶。就把指環取出來。在燈光下看看。愈看愈難放手了。於是將指環套在右手指上。同時大叫一聲。覺得指上大痛。急急將指環取去。不知什麼緣故。指上有針孔大小的一點傷痕。有血流出。這傷痕雖小。痛倒竟痛得散布全身。主人痛苦難堪。卽取去指環。藏入鐵箱內。立刻上樓。走到臥室隔壁的

一間消毒室去。他又是痛。又是全身覺得頓時發冷。在那裏抖着。忙把消毒水倒入面盆內。將指頭浸入。豈意非但不能減去痛苦。痛苦反漸漸加重了。主人咬緊牙齒。忍着。無奈痛苦有增無減。混身宛如刀在那裏割着。他再向右手一看。竟大吃一驚。不知怎樣。手上滿現着紫色斑點。非常奇異。他就捲起衣袖。見斑點自手至臂。自臂至肩。逐漸加多。主人此時見了斑點。忽然想起報上載着。少女瑞爾盟的怪死。於是忍着痛。走到鏡旁一照。不禁大呼哎喲。原來鏡中現出他的臉來。臉上全是紫色斑點。他急得口中大叫。上帝救我。身體便倒在地。那燈火雖沒有風吹。却搖搖欲滅。

二十二 二青年

得了瑞爾盟死信。嚇得魂不附體的。自然是康米了。康米這一夜

九點鐘到船上。送了姑母。開船後。他即赴瑞爾盟處。不料他家中警察醫生等擁擠不堪。他一見瑞爾盟的慘死。便咬定被人毒斃的。等到解剖之後。方始斷定並非他人加害。從此康米大失所望。呆呆然二三天。只是不飲不食的亂想。一點事也不做。後來報上又載出古董店的主人。也是同樣的怪死。他至此方信瑞爾盟之死。乃一種怪病。總算是天命。也無可如何。但是對於瑞爾盟的愛情。究竟不易消滅。時時刻刻要想起的。他在家中呆了幾天。有一日早晨。走出門來。任意亂走。突然有人叫道。康米君。往那裏去。他抬頭一看。原來在瑞爾盟家中常常會面的瑞爾盟之女友克德里姑娘。他便道。我道是誰。不料是克德里姑娘。克德里道。你爲何臉上頗有愁悶之色。康米道。我一個人寂寞得很。康米的心事。

本來克德里也很明白。所以答道。這也難怪你。克德里起初原想把瑞爾盟的事談。恐怕反引得他傷心。卽忙搭趣道。康米君。到我家裏去走走好不好。康米點了點頭。二人並肩走去。康米一向自然與瑞爾盟最爲親近。此刻與克德里同行。聽克德里說話。髣髴仍舊像瑞爾盟一般。康米道。驚擾尊府。不打緊麼。克德里道。說那裏話來。我此刻正打算回家去咧。康米道。那麼我們二人一同走走。此時二人都避去瑞爾盟之事。絕不道及。康米很悲傷的心中。暗想此人若是瑞爾盟。我此刻何等幸福。如此一想。覺得漸漸與克德里親愛起來了。忽呼道。瑞爾盟。克德里聽了。臉上一紅。說道。你爲何如此作怪。康米道。失禮了。不知怎樣我與你一同行走。幾乎要當你是瑞爾盟了。克德里道。不行不行。像我這種蠢東西。

那裏比得上瑞爾盟。二人且行且語。早來到克德里門口。康米道。當真不要緊麼。克德里道。儘管入內。今天我家父親母親上巴里去了。所以家裏沒有人。康米道。既如此。驚動了。康米便隨在克德里後面。走進門去。直達克德里的室內。康米在克德里室內一瞧。不免又想起瑞爾盟的屋子來了。在瑞爾盟室中。二人坐在搖椅上。談談未來之幸福。當初何等快樂。他想到這裏。克德里道。康米君。你又在那裏想什麼心事了。康米一壁搖頭。一壁向克德里的臉上看去。覺得他的容貌。很似瑞爾盟了。恨不得要叫一聲瑞爾盟。拖將上去。那時節。忽然婢女進來報。道。有客來了。克德里問道。是誰。婢女道。是陸白托先生。克德里聽了。却有些躊躇的樣子。卽道。請進來便了。婢女退後。克德里向康米道。陸白托君。是你也認

識的。康米道。是的。然而此時康米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觸。什麼事呢。這陸白托。曾與康米一同爭奪過瑞爾盟的。後來竟被康米占勝。瑞爾盟竟入康米手中。二人遂成愛情之仇敵。再說陸白托。也不料有昔日的愛情之仇敵在此。大踏步走進室來。一見康米。却暗暗一驚。然而外面仍裝得若無其事。說道。克德里姑娘。要驚擾了。克德里道。好極。并且康米君也在此。陸白托道。原來是康米君。康米道。陸陸白托君。久違了。二人就握一握手。坐在椅上。但是兩面的心中。都很不快。康米眼睛更敏捷。早已瞧得出克德里的態度。曉得克德里與陸白托。已非普通的朋友。二人的親熱。實是在普通以上。康米現在本把克德里當做瑞爾盟看待。忽然見了這副態度。宛如自己的所愛。被陸白托奪去。仇敵上又加一重仇。

敵了。陸白托心中。也想自己最親愛的克德里。今日忽與康米一同在此。必定是康米意欲阻礙我的戀愛。不由的非常憤怒。惟有克德里。仍是快快樂樂。向二人說道。今天我當做個東道。請你們二位一同在此午餐罷。於是二人就留着。

二十三 一千圓

二人午餐時。在克德里面前。大家一點也不露仇視的樣子。克德里吃到半途。忽道。後天是星期日。何不搖着船。到麥兒邁湖去遊玩。康米答道。很好。不過想想與陸白托一起。未免沒趣。陸白托心中也以為與康米同去。很不快活。并且也不願去。然而自己不去。任康米與克德里二人同去。又不放心。無法可想。只得說道。我也去。克德里道。那麼。三人同行。三個人喝着咖啡。把此事約定。然

後二青年告辭而退。走到門前。二人分頭回去。康米遇着了昔日之情敵。對於瑞爾盟的懷想。更強了一點。一壁走。一壁只是想着瑞爾盟的事。同時那可愛的克德里。也忘不掉了。一想若能將克德里代替了瑞爾盟。豈不好呢。此時又想起那陸白托面目可憎的樣子來了。陸白托與克德里。究竟會否訂婚。此事很費猜疑。他不知不覺。已走到公立競賣場門口。那原因不明。得怪病而死的古董店主人。乃孑然一身。別無親族。遺產竟沒有人接受。這種遺產。照法律上應當由政府拍賣。所得若干。納入國庫。今天這公立競賣場。恰在那裏拍賣古董店的遺產。康米一味亂想。走到競賣場的門前。也不曉得是拍賣古董店內之物。無意中走將進去。裏面男男女女。很爲熱鬧。都在那裏爭價。想購便宜的品物。正面的

高檯上。立着四五辦事員。舉示種種品物。在那里定價。只聽得叫道。這是木乃伊。埃及的木乃伊。實是少有的。有人要買麼。此時下面就有人呼十元。上面又叫道。再加起來。於是有人加至十五元。辦事員道。十五元還不够。慢慢的東也加些。西也加些。方將一件東西買定。康米也並不想買什麼。只是在人叢中呆呆看着。上面又叫道。指環來了。康米聽得了指環二字。不覺想起贈與瑞爾盟的指環。此時檯上叫道。這指環是純金的。彫刻很工細。你們要看。可以走得近些。康米一看指環。竟暗叫奇怪。這指環實與自己贈與瑞爾盟的絲毫無二。康米乃分開衆人。走到前面去。細看那指環。確與瑞爾盟的無異。即使不是原物。也是一同製造的一對。康米心中更覺奇異。又想當夜瑞爾盟死後。却沒有瞧見他的指環。

當初還當瑞爾盟不知把指環藏匿何處。此刻一見。可以斷定是瑞爾盟之物。他這時候。不啻無意中遇見了瑞爾盟。一想我還是。一定買他。買了來。贈與克德里罷。那時指環的價。剛剛加到五十元。他就叫道。二百元。上面便問道。有人能再加否。即有人呼二百五十元。康米便呼二百六十元。康米無論如何。不肯將指環落在他人手中。然而還是不行。立刻有人呼二百七十元。康米細聽此人聲音。好像很熟。於是呼了一聲三百元。再在人叢中去尋覓。那方纔呼叫的人。只見有人正在呼三百五十元。你道是什麼人。就是剛纔在克德里家門前告別的陸白托。康米既知是陸白托。更不肯使他買去。即呼四百元。那知仍是無用。陸白托呼五百元。康米無論怎樣。必定要到了手纔肯干休。即呼六百元。然而懷中只

有現銀八十元。照這競賣場的規則。買定後。須先付一成。其餘在取貨時付清。所以此刻康米祇能買八百元之物。倘使陸白托加到八百以上。自己定銀不够付。就不能再加。即使加了。也是要作廢的。心中甚爲不安。只聽得陸白托又呼七百元。康米卽呼八百元。暗想這是我的最後了。陸白託高聲呼一千元。聲若雷鳴。震及康米耳鼓。他不能再呼。曉得失敗了。辦事員見無人能加。卽呼道。一千元買定了。於是。指環竟入陸白托之手。康米便沒精打采的。口中連呼失敗。退出競賣場來。

二十四 侮辱

康米回到家中。幾乎要發狂了。躺在床上。連聲叫苦。現在要想設法。已屬無用。指環早到陸白托手中了。暗道。一定是瑞爾盟的指

環。你想瑞爾盟的指環。被陸白托得了去。在康米看來。不是比死還難過麼。他還想設法取還原物。再想陸白托得了這指環。打算怎樣呢。莫不是要給克德里麼。康米想到這裏。渾身血液逆流。這指環他既贈與克德里。那天仙似的克德里姑娘。不是已成陸白托懷中之物麼。我那裏可以裹足不前。總要想法子把指環取還纔行。他橫在牀上。亂想了一回。忽然跳起來道。我只得把金錢去引他回來。就是二千三千。或是弄得破產。我非得這指環不可。待我明天去訪陸白托。康米強自安慰了。這一天在不快中度日。第二天早晨。便到陸白托家門口。僕役出來接客。便給他一張名片。說要求見。僕役拏了名片進去。走到主人室內。說有客求見。陸白托一見名片。便知道他爲指環而來。卽忙吩咐請見。陸白托昨天

無意中往競賣場去瞧瞧。見康米在那裏加價。他一心要與康米競爭。便也加了些。不料康米只管加個不休。他不免生氣。發奮起來。加到千元。始入自己手中。豈意這指環實是一件古物。可見康米只管加價。却非無因。此刻暗想康米必是捨不得指環。所以又來想法了。他正在思想。康米已進來。陸白托卽道。康米君早啊。康米道。昨天失禮了。陸白托道。我們不是約定的麼。明天與克德里姑娘同遊麥兒邁湖。康米道。是的。我今天來此。却要向你懇求一件事。陸白托伴問何事。康米道。你昨天不是在競賣場買一指環麼。你打算把他怎樣。可以讓給我麼。陸白托道。有的。你怎麼已經曉得了。我是好容易與人競爭了許久。方始得到的。康米道。與你競爭的。就是我。陸白托道。原來是你。我竟沒有知道。康米道。所以

要來與你商量。可否讓與我。我買這指環。却另有別情。陸白托道。我雖不知你是什麼別情。然而我的別情。却也不小。請你原諒罷。陸白托看了康米這副狀態。暗暗在那裏快活。再加幾句道。對你不起。此事斷斷做不到的。康米道。不行麼。陸白托道。我有一句冒昧的話在此。你若肯讓。價錢儘可由你說。就是要二三千。我總肯出的。陸白托勃然大怒道。你這人太無禮了。你是個紳士。豈可出言不遜。康米一時無話可答。陸白托又道。你要曉得我。陸白托是個堂堂紳士。既經說了不讓。萬無肯讓之理。二千三千的銀錢。希罕什麼。憑你把全世界的財寶堆着。我也不賣。康米大大的受了他一番侮辱。此時嘴脣微顫。憤怒不堪。陸白托又道。康米君。愛情一物。不是金錢所可買得到的。這指環本來僅僅是一只指環。自

從昨天到了我手中來。這指環就是愛情的表象了。康米道。這是什麼緣故。陸白托道。我將贈與克德里。作爲約婚指環。康米見推測變成了事實。不覺赫然大怒。說了一聲失敬。便頭也不回。大踏步的去了。他走出了陸白托的門。他覺得世界已成黑暗世界。獨是沿着路。任意走去。心中暗暗叫道。克德里當真與陸白托有婚約麼。他一時失望與憤恨交集。低着頭只管向前進行。此時其實時候尚早。他突然抬頭。見前面有一女子。迎面過來。好像是克德里。定睛一看。果真不錯。克德里也已瞧見他。卽忙迎將上來。二人接近。克德里卽道。康米君早啊。往那裏去。康米道。我麼。我是散散步。你往那裏去。克德里道。我有些事。要往陸白托君家裏去。康米聽了。兩眼注視克德里臉上。氣得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克德里道。

你什麼事怒容滿面。康米道。我有一句話要問問你。克德里道。什麼事呢。康米道。你是否已與陸白托約婚。克德里雙頰漲得通紅。躊躇了一回。說道。是的。康米聽了。驚呼道。當真麼。克德里道。自然是真的。康米此時絕望已達極端。口中說一聲再會。卽抱頭鼠竄而去。克德里莫明其妙。連呼幾聲。他那裏聽得。只管向前走去。走到一處。倒在草中。身體一點也不能動。停了半晌。突然跳起來道。陸白托。我受了你一場侮辱。非得你的性命不可。言時。臉上頗有決心之狀。

二十五 落水

康米迭遭失望。怨恨更甚。夜間也不能安睡。睜着眼睛。等待天明。天明後。日光射上窗來。這美麗的日光。在瑞爾盟生時。自然差不

多就是幸福。就是歡喜。自從瑞爾盟死後。並沒有一天覺得日光可愛。并且今天的日光。比昨日前日更來得令人可厭。康米此時宛如在牢中一般。也無力起身。兩眼統紅。只是滿室的環視。胸中忽然想起昨天的事情來了。受了這大大的侮辱。昨天恨不得立刻趕到陸白托家中。把刀將他刺死。然而殺人一事。康米雖十分憤恨。究竟還不敢做。此刻躺在床上。只是想那昨天打定的主意。他獨語道。我若躺着不動。機會就要去了。於是下牀。時辰鐘上恰鳴八下。他暗想。一到十點鐘。不是那克德里與陸白托兩個人親親熱熱的樣子。要出現在湖上麼。他想到這裏。嫉妬之心復熾。說道。我本來活在世上。也無甚樂趣。怕他什麼。他下了床。穿好了衣服。走出房來。左手提一枝鎗。他先檢查一遍鎗身。再看看扳機。有

無障礙。弄畢。說道。很好。沒有什麼損壞。今天既欲與此世界長別。應當寫一封信給姑母。他就走到桌旁。執筆寫道。

姑母乎。自河干握別以來。姪遭遇殊不幸。此姑母既已知之矣。姪亦不欲復言。蓋言之適足增姪之悲痛耳。然姪至今日。已不能復忍此悲痛之境遇。將與姑母永別矣。伏祈珍攝。是爲至禱。他在封面上寫了寄至意大利羅馬某處交某人收。卽付與下人投入郵筒。他背上負着鎗。外面穿一件長大外衣。一點鐘後。麥爾邁林中。有一騎馬的青年紳士。這不消說。自然是康米了。康米沿着湖邊。在樹間穿着走去。他時時在樹間向湖上遠眺。並不見有船隻。他暗想莫非尙未到此。正欲鞭馬前進。忽然向湖上望着道。有了有了。一定是那一隻船。他卽跳下馬來。行近水邊。躲在樹後。

再向湖上望去。湖心的一隻白色小船。如水鳥一般。船上二人。頗似克德里與陸白托。暗想別誤認了。再走得近些。隱身偷視。等待那小船近岸。其實那湖上的白色小船。確是克德里與陸白托二人乘着。此時克德里一雙秋水。向林中望着。說道。倘若康米走過。我們高揚手巾。好不好。陸白托道。自然如此。我必請他下船。昨天的翻面。不過一時的憤怒罷了。陸白托言時。搖着槳。徐徐進行。克德里道。我在路上。遇見他時。却很可憐。他也實在命運不好。你想好端端一個瑞爾盟。竟會暴病死的。克德里也不知康米隱在樹後。只是向那一帶的樹林望着。陸白托道。近來的康米。行爲却有些怪異。他要讓指環之時。他的眼色。實是令人可怕。克德里說道。原來如此。言時。向自己指上看着道。這指環愈看愈佳了。然而康

米要他何用呢。克德里快活不堪。便連連與指環接吻。同時他顏色一變。兩手按在胸口。陸白托忙問何事。克德里道。不知怎樣。我心中一陣難過。陸白托道。莫非是暈船。呀。你的臉色。却很難看。克德里道。上岸罷。上了岸。在林中散散步。或者可以爽快些。怎麼忽然難過起來了呢。陸白托道。快近岸旁了。說畢。即將船向岸搖去。樹後的康米。見小船漸漸近岸。定睛細看。果然男的是陸白托。女的是克德里。他一見陸白托。頓時怒從心上起。即從肩上取下鎗來。靠在樹幹上。向陸白托瞄準。等到船將近岸。那船中的陸白托。要想脫去衣服。所以放了槳。立起來。康米瞧見了。曉得機會不可失。在扳機上一鈎。砰然一聲。同時陸白托跌入水中。克德里一聲咬喙。立起來。也繼續他最愛的人。跳入水去。岸上的康米大呼克

德里。那知已經來不及。康米自知罪過。卽忙向着自己胸口。也是一鎗。於是胸間血流如注。倒地滾入水中而死。此後除湖水淙淙外。別無所聞。宛如三千年前埃及宮中的大悲劇。在此復演一次。二男一女。俱與波臣爲伍。湖上清水漣漪。那無主的白色小船。隨波蕩漾。好像做了三個人的墓標。

二十六 魚腹

麥爾邁林中自從鎗聲一响之後。物換星移。又過了四十年。那時節生的孩子。到現在已是四十歲的人了。因此麥爾邁林中湖上。都有些變更。所不變的。惟有那綠的湖水。青的樹林。兩般嬌麗而已。近來巴里等大都會的紳士。往往有特地來此遊湖的。倒也不少。現在是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湖畔有一家很貧苦的人家。這一

天恰是春日的午後。從岸邊有一少年走過來。手中提着一條大魚。一走進這屋子。便叫道。母親。只聽得一聲答應。就現出一個五十歲以上的母親來。問道。父親怎樣了。那少年道。父親正在那裏繫纜。母親道。今天捕得魚多不多。少年把手中的魚在地上一拋。說道。不行。不行。只有這一點。說畢。向左面一室去了。母親取了魚。獨語道。待我慢慢的烹調起來。今晚還來得及吃咧。他就向廚下去了。此時林中甚靜。惟聞風聲而已。這一家人家。母子問答之後。卽絕無所聞。忽聽得那母親叫道。裘披快過來看。於是那少年兩眼矇矓的走出屋來。只見母親兩指拊着一物。說道。你看。那魚不知是什麼魚。怎麼胃中吃着這種東西的。少年很爲詫異。走近一看。叫道。是一只指環。母親道。確是指環。你想奇怪不奇怪。少年卽

取了指環。細細看着。問道。母親。這是金的麼。母親笑道。那有如此容易。魚的肚中怎樣有金的指環呢。少年道。不錯。倘若果真是金的。竟與那童話上的情節差不多了。母親道。等父親回來。你給他看罷。母親說罷。仍往廚下。少年就把指環套在壁間釘上。自己又進屋子去了。釘上的指環。仍與昔日無異。色也不暗。花紋也不損壞。依舊是完完全全的珊瑚蘭之指環。日光射在指環上。光彩閃閃。耀人眼目。鬍鬚是珊瑚蘭的怨恨目光。在那裏灼灼視人。停了一回。少年探首出來。獨語道。父親怎麼還不回來呢。此時廚下煎魚的香味。直撲到少年鼻中。父親剛纔從外面進來。說道。這滋味香得很啊。少年卽道。父親。今天的魚。却吃着一件好東西。說時。卽指着壁上指環。又道。他竟吃着這種東西在胃中。父親把指環取

在手中。說道。是一只指環。不知是什麼質地。說着。在手中暗試他的重量。又道。很重的是金的也論不定。這時候他老婆聽得了。趕出來道。你別做夢罷。我也從來沒有聽得過魚腹中有金指環的。父親道。這也難說。再試試他的重量。側着頭獨語道。必定是金的。母親道。恐怕你要發瘋咧。父親道。但是照這顏色與重量看來。不是黃金是什麼。若果真是金的。我就將他賣去。然後把這一項銀錢去買……去買什麼呢。我也想不出從那一樣買起的好。母親笑道。你這種夢話少說幾句罷。少年也在旁好笑。這時候隱隱聽得有馬蹄之聲。少年一聽就往門外去一看。然後回進來道。好像是遊客。那時林間騎着馬向這裏來的。是兩個人。前面的是男。後面的是女。二人到了這人家的門前。一同下馬。男女二人都穿着

輕快的運動服。定是從巴里來的。那父親招接這些客人。是慣的。所以一點也不慌忙。行了一個禮。那女客便道。老人。我們打算在湖上遊玩二三時間。說時。取去覆面紗。方始露出面目。實是個絕色佳人。旁邊的少年紳士。想是他的丈夫也。道。你快替我們備船。老人道。是了。老人答應之後。忙將手中的指環。納入衣袋。此時已經被那美人瞧見了。

二十七 金指環乎

現在到此來遊玩麥爾邁湖的二人。男的乃巴里交際社會有名的夢配斯。女的是他夫人威爾維。二人聽得此間湖上風景絕佳。今天特地到土隆市。住在旅館中。然後乘馬來此。那老人在前領着路道。那麼請罷。於是三人一同走去。在四十年前。此間別無道。

路。往來時任意在樹間亂走。漸漸自然走成幾條路出來。現在是已經築成一條大路。此路直抵湖岸。乘船處非常平坦。昔日康米在此飲彈而死。他們也無從曉得。二人跟着老人走到湖邊。眼望着湖上風光。十分可愛。威爾維已看得樂極。夢配斯向老人道。你們的幸福不小。住在這湖旁。一天到晚得見這美麗的景色。老人道。不然。我們也在這裏羨慕你們住在巴里中央的人。咧。夢配斯聽了。不禁狂笑。看那夫人時。夫人望着湖上。正在出神。老人移近了船。請二人下船。二人一躍而下。老人在岸上一抵。船便徐徐離岸。老人兩手搖槳。沿岸進行。夫人又望着岸上樹林。賞讚不置。夢配斯也道。確是比耳聞的更佳。在這裏建一所別墅如何。夫人應道。很好。巴里的兩位客人在那裏談話。老人無意中聽得了。不禁

暗想。我要怎樣纔能發財。纔能享福呢。老人想了一想。忽然向客人道。那些別墅。造起來究竟要多少錢。夢配斯道。哈哈。你也想造麼。價錢不能一定。頗有高下。要看造法的難易的。老人點了一點頭。默然半晌。又道。一只指環。可以賣多少錢。夢配斯聽了。更覺好笑。說道。指環麼。指環也種種不同。有金的。有嵌金剛石的。若是銀的。便不值錢。此時夫人插嘴道。老人。你不是有一只指環的麼。老人訝道。怎麼夫人已經瞧見了。夫人道。給我細細瞧瞧如何。老人就從袋內取出方纜魚腹中的怪指環來。說道。夫人。這指環到底。是金的呢。不是。夫人伸手接了過來一看。忽然在丈夫肩上一拍。丈夫正在觀看湖上風景。於是回轉頭來。夫人道。你看不是一只很有趣的指環麼。夢配斯一見。也不覺驚異。老人心中只消曉得。

是否金的。別的事都不在他心上。所以又道。是金的麼。夫人道。金是金的。……老人道。真是金的麼。夫人道。非常的有趣。我方纔在岸上一見。說也奇怪。這指環已能引動我的心。實在是貴品。老人十分快活。張着嘴。露出了很醜的牙齒。在那裏大笑。威爾維夫人握着丈夫之手。說道。你替我買了這指環罷。夢配斯道。也好。不過同樣的總還不止這一只。回到巴里去買罷。夫人道。不行。無論是怎樣的指環。我只喜歡這一只。若是他要換。我就把我指上的與他交換。他說時。指着自已指上一只金剛石的指環。此時的威爾維夫人。已被這古指環迷住了心了。他又道。我無論如何。一定要的。夫人向丈夫要求購此指環。髻髻就是拋棄性命也所不惜。夢配斯沒法。便向老人道。這指環是你的麼。老人點頭道。是的。夢配

斯道。在那裏買的。老人道。不是買的。是祖上傳下來的。夢配斯道。既如此。你也未必肯賣與他人的了。夫人道。不行。你務必賣與我的。老人暗想。命運到了。只是點頭說道。肯賣的。只因要造別墅。沒有錢。只得賣了。夫人大喜。夢配斯笑道。但是這指環的價錢。到底有限。決計不夠造別墅的。老人道。價錢我倒不拘。究竟是金的。總可以值一點錢的。夢配斯道。確是金的。你二百元可以脫手麼。老人聽了。已樂不可支。只是點頭。夢配斯道。那麼賣給我罷。說時。在懷中取出一疊紙幣。老人兩手且顫。且接。二百元的巨款。他還是第一次瞧見。只管向紙幣呆呆看着。威爾維很感激他丈夫。樂得只是把玩。髻髻小孩子新得了一件玩具咧。其時麥兒邁湖。微波蕩漾。宛如在那裏訴說這可怕的秘密。

二十八 月色如血

夢配斯夫婦很得意的漫遊湖上。少頃。夕陽西下。晚風習習。從湖面吹來。却是很冷。威爾維身體發顫。說道。我覺得很冷。還是回去罷。夢配斯道。回去也好。但是我想觀月咧。夫人道。實在我冷得利害。不能就攔了。今天姑且回去。明天晚上。再來觀月。夢配斯也就答應。老人即將船搖近岸去。威爾維被晚風吹愈冷了。過了一點鐘之後。從麥兒邁森林到土隆市的街上。有二人乘馬行着。乃夢配斯夫婦。二人行至半路。已覺四圍漸漸黑暗。回顧麥兒邁。一輪皓月。剛剛升將起來。夢配斯道。你看明月初升。景色更好了。威爾維看了。說道。怎麼月是紅的。如血色一般。我見了胸中很怕。夢配斯道。別胡言亂語了。夫人道。快些走罷。我很不舒服。夢配斯道。

什麼緣故呢。早些回去也好。我腹中也飢餓了。二人加上一鞭。向市上進發。月光從背後射來。夫人見面前自己的影。變得很長。他又駭怕起來。再過了三十分鐘。始抵市上。威爾維如釋重荷。說道到了明亮的地方來。宛如惡夢初醒咧。威爾維口中雖如此說着。其實他低着头。很是不快。覺得市上忽然變成靜寂。絕無生處。聽得丈夫說到了。他纔抬起頭來。見已到旅館門口。旅館的侍者出來迎接。他覺得這侍者也是鬼氣襲人。很大的一個旅館。靜悄悄如空屋一般。此刻夢配斯還沒有留心夫人的態度。自己一跳下馬。說道。你也下來罷。他向夫人一看。只見很沒精神。想要下馬。又似無力。夢配斯道。怎麼樣。疲倦了麼。夫人道。並不疲倦。覺得氣分不佳。夢配斯道。這也是疲倦的緣故。說罷。即將夫人抱下。二人進

了門。走上樓去。夫人是連走樓梯也有些勉強了。到了自己房中。夢配斯將他臉上一看。方知不是輕病。即道。我不料你如此利害。夫人道。不知怎樣。胸中非常驚嚇。夢配斯道。是啊。臉色很青。此時侍者進來。夢配斯道。晚飯時刻。想已過了。你可想吃什麼。夫人道。我一點也不要吃。還是先替我去請一個醫生來罷。夢配斯即向侍者道。那麼。你去請一位醫生來。趕緊些。我停一回再吃罷。侍者應聲而去。夫人那裏可以靜待。叫道。我又是發冷。又是覺得身體髮髯要硬化一般。夢配斯無法可施。只得替他準備好了床鋪。使他睡下。他躺在床上。一壁叫苦。一壁還想起那麥兒邁湖上所得的指環。常常把手伸出來。看看指環。是否在指上。他忽然向窗外一望。只見天空月明如鏡。他看了一刻。即叫道。血色一般的月。怕

得很。快替我下了窗帘。此時幾如發狂一般。夢配斯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緣故。只得下了窗帘。這紅色窗帘上的花紋。又驚動了夫人。他喊道。可怕可怕。一個怪形的人面。快取去窗帘。夢配斯道。怎麼一回兒要他。一回兒不要他。是什麼事。夫人還是叫喊不已。兩眼吊了上去。與瘋人無異。夢配斯坐也不好。立也不好。一想如此。決非好現象。要醫生快來纔好。他正要向樓下喚人。恰巧館主領了醫生進來。夢配斯急道。先生快替他診治。此時的夢配斯。急得也有些瘋狂的樣子。醫生握着病人的左手。說道。熱得很利害。診了脈。醫生很覺奇怪。側着頭說道。奇了。熱度高得如此。怎麼脈倒平常呢。醫生再把他帶指環的右手一診。忽然驚得跳起來道。更奇了。這一手怎麼脈又非常快呢。

二十九 魔術婆

威爾維自從麥兒邁潮回來。突然患病。醫藥無效。竟成了一個瘋子。夢配斯束手無策。一想旅居在此。總非久計。急急與旅館結了賬。回到巴里本宅。宅內接得主人電報。曉得夫人發狂。大家都盼望他早早回來。等到一見他們夫婦二人。不禁大吃驚。原來夫人的面容。已怕得不成樣子。再說威爾維見了自己家中的婢僕們。即道。快替我去喚彭達司來。大家莫明其妙。夫人又道。快快喚彭達司來。婢僕們不曉得誰是彭達司。夫人道。就是那魔術婆。彭達司。你們快去請來。婢僕們聽了。更覺可怖。那魔術婆彭達司。究竟是何許人呢。夢配斯見愛妻得了這種怪病。心中曉得絕望。只是呆呆坐在自己室內。夫人在鄰室。時常說出那些奇奇怪怪的

話來。有時嗚嗚咽泣。如此過了一星期。直到第八天。夢配斯愁眉不展的走到夫人房內。夫人橫在長椅子上哭泣。二見丈夫。卽道。可喜可喜。哈羅刺來了。言時。伸手將夢配斯抱住。夢配斯也將發瘋的夫人抱住了。說道。威爾維。你認得我麼。夫人不答。急急走到桌旁。叫道。執劍的是右手。叫罷。裝出刺什麼東西的樣子來。夢配斯無可奈何。長嘆一聲。正想仍舊回到自己室內去。此時恰巧每天診治的醫生進來。問道。今天病狀如何。夢配斯道。依然沒有變動。醫生道。沒有變動。還是好處。醫生向夫人一看。他正在亂刺。卽道。他又在那裏做什麼。歇一回再診罷。夢配斯道。到外面去喝一杯茶罷。說到這裏。忽然想得一事。問道。發狂以來。久未洗澡。我想今天把他身上揩揩行不行。醫生道。頭面手胸等處。揩揩是不妨。

的。夢配斯向外面喊了一聲。就走進來一個老婦。即向老婦道。你替夫人把頭面手胸等處揩揩。說罷。與醫生退出去。老婦端了一面盆溫水進室。威爾維卽向他道。乳母。我要問你。麥甫與哈羅刺是誰的武藝高強。你曉得麼。老婦道。又來了。夫人怎麼連我也不認得了。老婦說罷。向他臉上看了一回。又道。臉上很醜。我來替你洗罷。這手也要洗的。夫人道。麥甫與哈羅刺。到底是誰利害。老婦強握着他的手。打算揩拭。他也不動。把左手按着臉。很苦楚的哭着。老婦當他小孩子一般的服待他。把手巾揩拭他的右手。不料突然瞧見一只向所未見的指環。老婦卽道。呀。夫人。這指環我倒一向沒有瞧見過。很好的。老婦因爲不便揩拭。就把他取下來。放在旁邊抽屜內。於是老婦替他揩完右手。再揩左手時。忽然威爾

維收了淚。把手一縮。叫道。斐尙。這斐尙二字。乃老婦之名。老婦聽了。不覺驚異。說道。夫人。認得出我麼。威爾維呆呆將自己周圍環視一遍。好像自己也在那裏詫異。大有已經清醒之狀。老婦向他看了片刻。也不說話。趕緊走出房門。大聲呼喚主人。夢配斯過來。驚問何事。老婦道。夫人的病。已經痊愈了。夢配斯半信半疑。走進夫人的房去。威爾維即忙過來。與丈夫接吻。夢配斯喜道。你果真沒有病了麼。

三十 宮殿

威爾維八日間。只是胡言亂語。到今天方始清醒。他便問丈夫道。我到底是怎樣的。夢配斯道。真是很利害的。你難道一點也不記得麼。威爾維毫無記憶。竟一點也想不出。便道。我都不曉得。夢配

斯見夫人既經無病。方始放心。就坐了下來。說道。你一點也不曉得麼。我却很擔憂。自從有生以來。如此大大的擔憂。實在是第一次咧。夫人道。那是累你了。究竟是怎樣的病。夢配斯道。我同遊麥兒邁湖。你總還記得。夫人點頭道。遊湖是記得的。夢配斯道。後來你看上了那搖船人的指環了。夫人道。不錯。指環有的。夢配斯道。回來時立刻混身發冷。其實此刻想想。那時節已經有些奇怪了。一到旅館。便神志昏亂。滿口囁語咧。夫人聽了。似乎想起了一點兒。說道。這時的事。我還不記得。以後却不曉得了。於是夫人想起那當日所購的可愛的指環來了。看看指上却没有。卽訝道。指環呢。老婦插嘴道。指環在抽屜中。他就放心。說道。且給我看看。我方纔以爲失去了。倒吃了一驚。老婦就開了抽屜。取出指環。授與夫

人。夫人道。我爲什麼如此鍾愛這指環呢。他說時。凝視着指環。這時候說也奇怪。他病中的景象。方纔想不出的。現在有些記得了。髻髯曾經瞧見一所宮殿似的地方。不過如在烟霧之中。不很清楚。卽向丈夫道。我想起來了。我病中好像住在一所宮殿內。夢配斯笑道。真是夢話。威爾維又想起可怕的女人顏面來了。說道。又與一個可怕的女子談話。夢配斯道。談的什麼話。夫人道。說話竟不懂他的面貌非常可怕。夢配斯道。怎樣的可怕。夫人道。那是想不起來了。二人正在說話。醫生恰巧進來。一見卽道。怎麼夫人突然好了。此時夫人凝視着指環。在那裏呆想。夢配斯卽奪去他的指環。放入抽屜內。說道。爲何不謝謝先生。夫人方始覺得室內有客。抬起頭來。驚道。先生。醫生道。夫人恭喜你。夫人於是頗爲鎮靜。

聽醫生與丈夫講他病中的種種狂態與囈語。自己竟莫明其妙。後來醫生勸他吃了一服安神藥。頓時全身的疲乏。一齊發作起來。就安然睡了。威爾維突然發狂。突然痊癒之後。究竟身體衰弱了些。要恢復他。總須靜養幾天。然而到底不是大病。一天一天的回原起來了。夢配斯是不必說。連婢僕們也快活得個個面有喜色。一家人家。又變得融融洩洩了。醫生也說不必再當心咧。這一天。威爾維病後。初次入化粧室。對鏡理粧。看看自己面容。已復舊時美態。即很寬心。暗想今天出去散散步罷。立刻走到丈夫室中。說道。我們久不散步了。今天一同去走走。行不行。夢配斯回轉頭來。說道。散步是很好。你有力麼。夫人道。不打緊。醫生也說過了。夢配斯道。那麼去也不妨。夫人道。一定要去。你看天色又如此佳。

麗說着。他向窗外望望。只見碧澄澄的天空。雲也沒有一點。頗足引人遊興。

三十一 獅子逸矣

威爾維必定要去。夢配斯只得答應。說道。那麼。往那裏走。夫人道。公園裏去罷。夢配斯即去更換衣服。換畢。再到夫人處。夫人正在更衣。他是好久不出門。這一回。斐尙與侍女們。一同幫着。非常雜亂。夢配斯以爲簡便些就行了。夫人只是要他等着。更衣畢。即在抽屜內取出那船上所購的指環來。帶在潔白纖細的右手指上。夫婦出了門。乘着馬車而去。威爾維本是久未外出。在馬車上。看着巴里市街。宛如隔着十年一般。夢配斯瞧瞧現在夫人的美態。想想土隆旅館中的恐怖。即道。我當時竟不料有這一天能够一

同出來遊玩的。夫人聽了。急急搖手道。那些話一句也別談。我一聽。胸中就覺不快的。不多一刻。馬車已到公園。停在中央運動場之旁。二人下了馬車。向馬夫道。你先回去罷。我們歸時。恐怕不早了。馬車就此回去。夫婦攜手同行。一壁談着。穿過幾條樹間的小路。早來到博物館前。夫人宛如已被博物館吸着。說道。我們進去瞧瞧罷。夢配斯道。也好。二人買了票進去。剛纔進了這一所紅磚的房屋。就見有種種品物陳列着。威爾維起初果真有味。後來就不大高興了。急欲快快看完。所以立在丈夫之前。走得頗快。來到一室。乃關於古代文明之各種品物的陳列室。他也不欲細看。只管走過。不意眼前瞥見壁上有一異樣的人物。威爾維走近看時。方知是一個木乃伊。即向丈夫道。你看這木乃伊。他向丈夫說完。

再看那木乃伊之面貌。頓時覺得心中一陣煩悶。好像這木乃伊之面貌。是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一次的。心中一想。就覺得愈看愈怕了。卽向夢配斯道。這面貌實是怕得很。我好像曾經見過的。夢配斯聽了。點點頭。也不在意。威爾維暗想。究竟在那裏見過。却總也想不出。瞧瞧旁邊的說明書。方知這木乃伊。乃三千年前埃及國王臘美斯的二公主珊珮蘭。在九十年前拿破崙從埃及帶回來的。威爾維雖覺得與我本無關係。此刻忽然想起來了。在自己病中。却見過這可怕的臉的。不禁大吃一驚。兩手搭在夢配斯肩上。夢配斯忙問何事。威爾維面色蒼白。又有些抖着。夢配斯一想。不要這病又來了。卽默然握了夫人之手。走出門去。夫人緊緊握着夢配斯之手。屢屢回頭觀看。那可怕的木乃伊之面貌。宛如

仍在眼前。心頭只是亂跳。夢配斯把他領到了外面。方始定心些。問道。什麼事。夫人目灼灼視人。也不答話。夢配斯道。你好好兒。心中別亂想。夫人向四面一看。說道。可怕。恐是我又將發病了。夢配斯道。胡說。我們還是回去罷。夫人道。我也覺得不快。回去也好。但是往動物園去走一躺如何。夢配斯一看夫人已經沒有什麼異樣。卽道。也好。姑且進去走走。并且新到着一隻獅子咧。二人出了博物館。由公園的小徑過去。就到動物園門口。夢配斯買票時。夫人呆呆看着園門口。此刻剛剛有一男子出來。夫人暗道。怎麼如此不巧。偏偏見了此人。卽回轉頭去。佯爲不見。這男子乃威爾維做女優的時代。爲了威爾維很花過錢的。後來他與夢配斯結了婚。此人失望之結果。便自暴自棄。把財產盡行用完。現在並無職

業終日遊蕩。衣衫也很難見人的了。此人名叫球彼得。他今天看了新來的大獅子。從動物園出來。忽然瞧見了昔日之女優威爾維。他非常憤怒。無奈夢配斯立在旁邊。不能復仇。只得強壓着怒氣。假作不知。走了過去。然後立在樹後竊看。見他們夫婦很親熱的入動物園去了。球彼得此時見了這女優。遂想起自己昔日的榮華來。不覺長嘆一聲。他又想我總些做些事業。發起財來。羞辱羞辱他們二人纔好。於是把怒氣暫時忍着。低了頭獨自去了。忽然聽得背後人聲鼎沸。他便回頭一看。只見動物園的門口。遊客四散的逃走。其中有人喊道。獅子逃出來了。

三十二 美人手

大家且喊且逃。非常騷動。球彼得也驚得急急逃走。再想想似乎

不必過分驚慌。憑你獅子何等猛烈。守園人決不致會使他逃到園外來的。他非但不怕。反覺有趣了。暗道。若把他們夫婦咬死。豈不爽快。此時門口無數的人。擁擠不堪。哭哭喊喊。一陣大亂。突然一聲獅子的咆哮。球彼得心頭一驚。瞥見人叢中躍出一只褐色動物來。球彼得曉得不好。就忘命的亂跑。後面驚喊聲。悲鳴聲。鬧得很甚。不料又是一聲咆哮。球彼得覺得很近。回頭看時。那大獅子頭髮散亂。兩眼炯炯。就在背後追來。他大叫一聲。哎呀。恐怖已達極度。忽然人事不省。倒在道旁草中。從此以後。一切都知道了。等到醒來。林中已寂寂無聲。他睜着眼睛。呆了一回。方始心頭清楚。想起了獅子撲將過來的形勢。胸中不免又亂跳起來。於是瞧瞧四面。却非常安靜。一想不要緊了。即從草中立起。四面不但

沒有獅子。連人影也沒有。暗道。不知後來怎樣的。他向自己倒臥的旁邊一看。不禁嚇得跳將起來。原來草中有一隻人的手。鮮血淋漓。可怕得很。球彼得再向手上一看。說道。這手上還帶着指環。咧。他目不轉睛只是看着。漸漸忘了恐怖。俯身細瞧。說道。這指環竟很好的。然而他到底還不敢動手。不過置諸不顧。倒也可惜。他忽道。怕他什麼。於是打定主意。握住了那手。不禁兩手發顫了。臉也急得青了。忙將指環取下。即把眉頭一皺。拋去那手。說道。取了指環。這種東西就無用了。他把指環戴在手上。又道。分量很重。必是金的。然而這手是那裏來的呢。難道獅子咬去的麼。他得了指環。欣喜過度。竟把獅子的可怕忘掉了。此刻提起了。即想道。我立在此間。究竟有些危險。萬一被他咬死。不是白白得了這指環麼。

他想定。即飛奔而去。幸虧沒有遇着獅子。安然出了公園門。他方始放心。從袋中取出指環。一壁玩弄。一壁回到自己的小客棧內。然而方纔的一隻血手。髣髴還現出眼前。那時天色已晚。黑暗的室中。覺得到處俱是血手了。他怒道。怎麼如此作怪。於是只得把酒來壓驚咧。

三十三 陳酒

球彼得喝得大醉。却好好睡去。直睡到第二天午後。還不醒。他睜眼時。已經日暮時分了。他一個大欠伸。坐起來。呆呆一想。竟想起了昨天的一件事。他獨自笑道。果真指環麼。想來恐不是夢。伸手入袋中一摸。果然好好在袋內。暗想獅子不知怎樣了。他就在桌上取起一張今天的報紙來。向上一看。却有一項大題目道。獅

子逃逸之駭聞。向下半段一看。獅子乃鎗斃的小題目。中忽見有夢配斯夫人之奇禍八個字。球彼得見了。又驚又喜。向下面細看。愈看愈覺快心了。這記事如左。

其中最悲慘者。莫如夢配斯夫人。夫人乃病後散步園中。不意遭此奇禍。竟嚙去右手。流血過多。而病後衰弱之身體。不能支持。遂於昨夜逝世。

球彼得獨語道。原來那手是他的也。論不定。如此看來。這指環是他的了。他在袋內取出指環。又覺得血手就在眼前了。他心中一陣不快。便走出小客棧來。此時已經夜了。他也沒有什麼目的。只是在街上任意走着。忽想到。到那婦人處去走走罷。於是急行幾步。走到一家怪形怪狀的酒店門前。推門進去。室內暗騰騰。坐着

喝酒的。都是一班無賴。熱鬧非常。他便直走到裏面櫃上。向一婦人道了晚安。那婦人道。原來是球彼得先生。球彼得道。眉琅。我仍舊要那一間屋子。說完。推着門走進隣室去。只見已先有一客在室外狀很體面。看來是有錢人。二人招呼了。坐下來。球彼得暗想。眉琅倒藏着一個好的客人在此。此時眉琅剛纔進來。說道。球彼得先生。久違了。球彼得道。近來景况不佳。所以不很出來。眉琅笑道。我當你早把我們這裏忘掉了。二人談話之時。那先到的客人道。原來是一位老主顧。眉琅忙道。對不起了。我來斟酒。你們二位一同喝罷。球彼得先生。你以爲何如。那客人立起來道。我名叫馬紫納。乃販賣古董的。閣下若不嫌鄙陋。儘可共桌暢飲。於是二人對酌。眉琅在旁侍酒。酒至半酣。球彼得問道。先生是販賣古董的。

麼。馬紫納道。是的。球彼得道。我有一件東西。要請先生看看。馬紫納道。是什麼東西。儘可拜見。馬紫納只見他取出一只指環來。他擎在眼前一看。說道。這指環麼。却非常貴重。你從那裏得來的。球彼得道。其中別有原因。不便細說。多少錢你肯買去。馬紫納道。若是四百元你肯賣。我就肯立刻成交。球彼得聽得四百元。就可以有現銀見面。怎能不喜。即道。那麼我就賣與你。馬紫納也道。我很願買的。再說眉環。目光炯炯。很留心這指環。此刻聽得販古董的說。四百元立刻可以交易。他眼中幾欲放出火來。他就說一聲。我去取酒來。即退出門去。眉環去後。二人約定了。連再飲數杯。已各有醉意。此時眉環進來。把一個方瓶。擺在桌上。說道。這是一種一百二十年前的陳酒。是某富翁家藏之品。被僕人盜出來的。

你們嘗嘗如何。二人自然更喜。眉環便倒在二人杯中。然後說道。店中事情忙。不能奉陪。二位慢慢喝着。有事時可以按鈴的。說罷。笑盈盈的出去。將門閉上了。外面下了鎖。室內二人早已大醉。曉得什麼危險。

三十四 夜行車

店中客人甚多。大家圍着桌子飲酒。提起了响喉。講話。那裏有人曉得隣室內有什麼巧妙。其中只有一人。是單獨的。縮在室隅。獨酌。眉環鎖了隣室之門。就到他桌旁。一壁斟酒道。那酒已經叫他們二人吃了。那男子道。行不行呢。眉環道。不打緊。他們早已醉了。那裏辨別得出好歹。那男子道。如此說來。這裏的事情。總算辦完了。須趕緊離開此地。要搭得到今夜十一點鐘的末一次火車。

纔行。眉瓊道：「自然如此。你不曉得那指環真好。我一見之下，已覺魂靈也被他吸引去了。所以我只要指環，金錢只管由你拏去。那販古董的人，懷中至少有五百元。二人密談一回，鐘上已鳴十下。客人漸漸散去，走得一個也沒有了。眉瓊道：「我們可以下手了。即把店門鎖着。二人立在隣室的門外。那人從鍵孔中聽聽，說道：「已經呻吟之聲也沒有了。眉瓊開了鎖。二人一手執刀，輕輕走入。只見球彼得與馬紫納，皆倒在地上，口吐鮮血而死。眉瓊見了，並不驚駭。取了桌上指環，即很欣喜的帶在指上。那男子不去瞧指環，伸手入馬紫納懷中，摸出一個小皮包來，打開一看，不料倒有七百元之多。眉瓊催着道：「事情完了。再躊躇不去，就要搭不到火車了。那男子道：「立刻就走咧。直到三十分鐘之後，巴里東端的火車

站上。來一輛馬車。下來一男一女。帽子都掩至眉下。這二人自然是眉環與那男子了。二人買了票。上了車。不多一刻。也就開行。客車中除二人外。尚有二十人左右。大半都睡着。在這黃色的燈光之下。二人縮在一隅。離人較遠。只是在那裏。喁喁私語。女的一壁玩弄指環。一壁說道。此次到了那邊。我決不願再開酒店。須用大一點的資本。開個旅館咧。那男子道。難道你就不操舊業了麼。眉環道。舊業怎肯不操。出入的都是旅人。買賣不是可以做得大一點麼。那男子斜瞧着眉環道。你怎麼一味不知悔過。我實在打算與你商量一件事。眉環即問何事。那男子道。我是要不做那些謀財害命的舊買賣了。與你一同改過罷。眉環笑道。說那裏話來。敢是你膽子小。怕死麼。我不贊成。那男子道。怎麼不贊成。眉環不語。

那男子道。我原料到你是如此的。你不贊成也好。我一個人萬萬不做了。眉環道。怎能放你一個人不做這買賣。我如毒蛇一般。將繞在你身上。一世不放的了。那男子不禁罵道。畜生。眉環冷冷的道。你是醉着呢。醒着大概是醉着。若是醒着。你也說不出。你且看這指環好不好。我見了他。便恍恍惚惚如在夢中了。眉環只是愛看那指環。此時那男子惡狠狠的對他看了一看。忽而臉上大有打定主意的樣子。同時又裝出喝醉的態度來。大呼一聲。橫下去了。眉環道。你看。你不是醉着麼。那男子只是呻吟。眉環道。還是騙着罷。這時候火車在暗中行走。汽笛忽高鳴一聲。知已快近鐵橋。那男子聽得了汽笛聲。卽突然立起。搖搖擺擺的要往外面去。眉環急道。你往那裏去。他答道。我打算吹些風。可以醒些。眉環道。但

是險得很。然而他並不聽眉環之話。一脚高一腳低的走出來。開了門。走到外面升降台上。眉環便追出來道。很險的跌了下去。如何是好。那男子道。醉極了。頭痛難堪。說時。靠在升降台的鐵柱上。眉環拖着他的肩頭道。快上裏面去罷。此時汽車轟然一聲。已在鐵橋之上。如一陣疾風。到汽車適至河之中央。那男子突然用力。把眉環向外一推。說時遲。那時快。眉環跌將下去。一手鉤住男子右腳。於是哎喲一聲。二人一同墜下。齊被車輪軋得血肉橫飛。屍首變成零零星星數十塊了。

三十五 水面物

巴里中央所流的河。叫做賽奴河。這河的北端荒僻處。旁邊有一家很貧苦的人家。那家的大人作何職業。無從曉得。有兩個孩子。

一女一男。每天必遠赴巴里。在熱鬧所在。立於街心賣花生。生涯倒也不惡。姊弟二人。得了些錢。晚間步行回去。夜裏同睡一榻。去做那平和的好夢。往來巴里的夜火車。必定經過那附近的鐵橋的。二人今夜聽得怪異之聲。一同驚醒。姊姊道。不是有人的叫喊聲麼。耳諦側聽。惟聞火車在橋上通過。其餘的聲音。頗不易辨別。火車過了橋。响聲漸遠。依舊是四圍寂寂。弟弟道。或者又是轆死了人。也未可知。姊姊抱住了弟弟道。別談這種話。還是睡罷。他們二人起初有些恐怖。不能安睡。過了一回。也就睡着了。等到天明後。二人方始照常醒來。昨夜的事。早已忘去。一同下床。他們本來這時候去取了鮮花。吃了早飯。然後往巴里去。此刻大家肩上掛了花籠。就此出門。曉風從河面吹來。倒也涼快。他們沿着河岸走了。

半里路光景。那邊是一帶河原。雜草叢生。種種草花。開得極多。河面閃閃有光。乃上面高架的鐵橋之影。二人在草中走來走去。採取草花。插入花籠。花上的露水。已滴得足上都濕透了。姊姊忽道。昨夜的事。你記得麼。弟弟道。是有的。姊姊道。定是嚇死了人。弟弟道。恐怕是的。二人便一壁膽寒。一壁向鐵橋瞧瞧。此時橋上受着朝日之光。明晃晃的很爲好看。姊姊道。太陽出來了。弟弟看時。太陽正從東面林中升出來。河面也發出黃金色的光來。草上的露。光彩皎潔。活像珍珠了。二人分頭採花。相離已甚遠。弟弟叫道。姊姊。你採得很多麼。姊姊道。倒不少。弟弟道。我也滿了。弟弟走近岸旁。向水中一看。頓時吃了一驚。定睛細瞧。乃一隻人的手。他見了。本來要想逃走。無奈究竟是個孩子。不免好奇心大發。雖是驚嚇。

却仍舊看着。只見這白色的手。被河水洗着。已不見血跡。也不流動。只是浮着。他一想定是昨夜斃死了人咧。再看那指上。却帶着一只指環。於是他恐怖倒淡了一點。好奇心更強了。他心中便很要這指環。打算取了來。送與姊姊。回頭看看姊姊。姊姊正在那裏一心採花。於是他也不喚姊姊。自己伸手下去。把那手拾起來。覺得冷如冰鐵。冷氣直侵骨內。慢慢將指環取下。然後拋去那手。只聽得撲通一聲。便向下流流去。他頭也不回。急急趕到姊姊處。說道。姊姊。我送你一件好東西。姊姊抬起頭來道。是什麼。弟弟取出指環道。你看。姊姊一見指環。拏在手中。喜道。好極好極。那裏來的。弟弟道。拾來的。姊姊道。在那裏拾的。弟弟道。就在河邊。他本是個很正直的孩子。所以說話很誠實。又道。帶在一只手上。姊姊驚道。

什麼手。弟弟道。是人的手。從脈部斷下來的。浮在水面。指上帶着這指環。姊姊聽了此話。更爲驚駭。指環也落在地上。說道。怕得很。拏不得的。弟弟道。但是拾著他。不容易。姊姊道。必定是昨夜轢死的人的手。還是去還了罷。此時姊姊嚇得臉色也青了。弟弟道。那手已經流去。怎樣還呢。姊姊道。那麼把他拋入水中。弟弟道。豈不可惜。姊姊道。這種東西。我總不要的。快些拋去罷。弟弟就取了指環。想了一想。說道。那麼拋去罷。他卽如拋小石子一般。把指環拋入河中。就此不見。

三十六 賣花

二人拋去指環後。便放了心。卽把此事忘去。肩頭籠中。花已裝滿。於是回到家中。此時父母已經起身。早飯也預備好了。這一天十

點鐘時分。他們姊弟二人已到巴里。立在十字街口。高聲呼喊賣花。不料今天生意不佳。往來的人都不顧問。很新鮮的花。將近正午。露已乾去。花便萎縮了。姊姊道。今天生意真不行。弟弟道。從來不會如此一點也賣不掉的。此時有一婦人走過。弟弟便跟上去。問道。要買花麼。那婦人道。不要。弟弟道。買幾朵如何。他只是追上去。不料後面一輛馬車。適向他們身旁過來。那婦人一閃。恰巧避開。無奈這孩子已無可躲避。馬夫哎喲一聲。小孩子已經跌倒。那時他姊姊高叫一聲。帕烏羅也屬無用。馬車突然停止。中間跳出一位貴婦人來。他姊姊趕過去。抱住弟弟。大哭大喊。屢叫帕烏羅快醒。貴婦人過來。分開他姊姊。將帕烏羅抱起。帕烏羅是足上轢傷了。顏色蒼白。人事不省。貴婦人即向馬夫道。不好了。你快送往

醫院中去。馬夫急將帕烏羅載入車中。他姊姊還是哭着不放。貴婦人方始留心問道。你是他的姊姊麼。他姊姊哭着點頭。貴婦人道。那麼。你也同去。於是他姊姊也坐入車中。一看車內還有一個少女。年齡與帕烏羅差不多。大約是貴婦人的女兒。那女兒突然間遇着這種事。嚇得只是呆呆向賣花的姊弟二人看着。馬車到了醫院。幸虧帕烏羅傷勢不很重。不過一時氣絕而已。停一回。居然就醒。不但他姊姊喜得眉花眼笑。那貴婦人也喜得笑逐顏開。說道。如此便好了。我是恐有什麼大禍咧。醫生道。不打緊。並無大病。不過足上受傷而已。治療一星期。就可以痊愈咧。貴婦人道。那麼。一准住在此間。過一星期出院。說畢。看看榻上熟睡的帕烏羅。看看枕旁哭泣的他那姊姊。說道。實在對不起你們了。幸虧不

來就能痊愈的。望你們恕罪。此刻大約要住院一星期。你且去請你的父母來。我再向他們謝罪。那姊姊聽了這貴婦人的一番話。便點頭答應。再說帕烏羅入院以來。這貴婦人與他的女兒路刺。天天到醫院裏來探病。因此路刺與帕烏羅漸漸要好起來。與帕烏羅的姊姊也很親熱。他與帕烏羅更爲知己。如同同胞的兄妹一般。有時路刺的母親不來。他獨自一人也會來探望帕烏羅的。到第七天。醫生說今天要出院。也不打緊了。但是路刺不知其細。在病床的枕畔。與他談話。帕烏羅忽道。我今天要回去了。路刺聽得不勝驚異。歎了一下。說道。你病已痊愈。就要回家了麼。此時二人將要分別。大家都覺得傷心。路刺想了好久。說道。我不放你回去。須把你住在我的家裏。做我的哥哥。帕烏羅道。你的家。不是我

自己的家。我怎能久居。路刺道。不妨待我向母親說去。於是他趕回去。向母親說道。那帕烏羅做了我的哥哥如何。路刺一味向母親強請。母親如何做得到。種種的勸慰女兒。女兒那裏肯聽。不料路刺大哭大鬧。一定要達到目的。他母親即與他父親商量。豈意父親竟一口應承。原來他父親曾經見過帕烏羅二三次。說道。那孩子很伶俐。只消他們父母肯答應。我們就受領了。也不妨。路刺的父母。膝下只有這一女。非常鍾愛的。所以萬事都千依百順。無不聽他。於是與帕烏羅的父母辦妥了交涉。將他領到宅中。其時帕烏羅只有八歲咧。

三十七 大蓮花

收留賣花童子帕烏羅的那一家。乃巴里有名的工業家。帕烏羅

因此就受小學教育。畢業後。升入中學。其後賽奴河旁居住的父母與姊姊。已移往美洲居住。帕烏羅品行高尚。知識聰穎。那家已把他作爲養子了。他中學畢業。就在工業方面專修。那專門的高等學科。那時已入二十世紀。世界上正是科學全盛時代。帕烏羅也發明一種新式的飛行器。在巴里開世界飛行器競爭會。竟得一等獎賞。於是乘此機會。帕烏羅與路刺舉行極盛的結婚式。所以全巴里沒有一個人不曉得帕烏羅是個鼎鼎大名的飛行家。這一年。是一千九百十一年。帕烏羅被路刺家中收留以來。已過二十年了。這一天。恰是初夏時分。帕烏羅在庭中綠陰下。橫在籐椅上看書。只聽得路刺的聲音。在那樹後喊出來。帕烏羅忙應道。我在此。路刺方從樹後探出頭來。說道。我尋得好苦啊。帕烏羅道。

有事麼。路刺道。沒有什麼事。我想出去遊玩遊玩。你也願意同去麼。帕烏羅道。去去也無妨。說時。向天空一望。又道。已是夏天了。何不乘着船去遊玩罷。路刺道。乘船我很贊成。帕烏羅道。就在賽奴河上遊玩一番。也很有興。帕烏羅說着。便立起來。路刺卽欣欣然往自己房內去。二人換了輕快的運動服。用自動車出門。一點鐘後。二人乘着白色小艇。已在賽奴河上。帕烏羅兩手搖槳。向上流進發。那時纔交初夏。水上甚爲涼快。二人遊興更高。帕烏羅仰望天空。說道。今天風也沒有。真是飛行最適宜的時候。我早知如此。倒不如乘着飛行器的好。你願意乘飛行器麼。路刺道。我很想一試。咧。言時。又抬頭望着半空。帕烏羅道。那麼。下一次與你同乘。然而未經父親許可。總不行。路刺道。待我去要求父親允許便了。帕

烏羅道。下星期四。苟天氣沒有妨礙。我就一定實行。二人只管說着。那船漸次向上。巴里中央的市街。早已通過。現在左右兩岸。都是些貧民窟了。貧民窟過後。已達市外。岸也是天然的。兩面都有荒野樹林。帕烏羅手還不停。一直向上。就望得見那赤色的鐵橋了。他即向夫人道。我的舊居。就在那邊。說時。用手指着。然而房屋的樣子。早已消滅。變成了田地了。帕烏羅想起二十年前的種種事情來。不覺有些憶念舊時情形。父母與姊姊。移往美洲去後。不知近狀如何。四五年內。書信也不通了。死活存亡。無從探詢。於是想起自己今日之幸福。感激養父養母之恩。此時小艇到了淺水之處。惟見水中蘆葦被風搖曳。其中却有幾朵白蓮花。數朵小蓮花之外。另有一朵巨大的蓮花。路刺道。這樣大的蓮花。倒也罕見。

帕烏羅道。我來採給你。路刺道。很好。帕烏羅將小艇移近大蓮花旁。伸手握住一拔。很容易的拔起來。提出了水面。露出根來。倒呆了一呆。卽向夫人道。你快看這根。路刺向根上一看。實是奇怪。那梗上近根處。有一個環套着。仔細看時。乃一只指環。他叫道。奇了。是一只指環。帕烏羅道。真是不可思議。上面旣不能套上去。下面更無從穿在梗上。必是指環落下去時。此花剛在發芽。故有此巧事。路刺道。天下的事。真無奇不有。帕烏羅乃從根上取下來。安在掌中審視。確是純金的指環。說道。不料是一只極佳的指環。說時。他默忖。此指環好像在那裏見過的。然而總也想不出了。路刺道。給我瞧瞧。路刺拏過去看時。很爲喜悅。說道。這指環實在不是平常的東西。我十分愛他。我就作爲我的東西罷。行不行。帕烏羅道。

這倒不打緊。不過我總覺得是見過一次的。但是帕烏羅用盡心思。實難記憶了。即道。總之你拏去使用罷。這珊瑚蘭公主的指環。沈在賽奴河底二十年。除了這河中之水。誰曉得這指環的秘密。指環的魔力。這指環隱沒了二十年。到今朝又帶在路刺的指上了。

三十八 墜落

那一天很愉快的暢遊一回。夫婦二人得了一件珍品。回到家中。一進門。路刺先趕到父親室內。呼喊父親。父親道。回來了麼。遊興如何。路刺即取出指環。呈至父親面前。說道。父親這指環好不好。父親拏到手裏。就說道。這指環好極。他到底不愧爲工業家。仔細看了指環的彫刻。說道。這不是現在製成的工藝品。很古的了。你

從那裏來的。路刺道。今天遊河時拾來的。真是很好的指環。我喜歡得了不得。說畢。路刺宛如一刻也不肯輕離的樣子。卽帶在指上。說道。父親。有一件事要你老人家答應纔好。父親卽問何事。路刺道。我欲與帕烏羅同乘飛行器。不打緊麼。父親躊躇了半晌。答道。帕烏羅技術極高。本來不致墜下。然而你們婦女。還是不乘的好。路刺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乘的。父親道。難了難了。偶然乘坐似乎還可以。不曉得你母親肯不肯咧。路刺道。只消父親允許了。就得了。父親道。沒法咧。只得允許你了。於是路刺與帕烏羅飛行一事。母親也允許了。到星期四。天氣晴朗。風也沒有。很適於飛行。路刺朝晨起身。就穿着飛行服。急急催了父親母親。三人同乘自動車。以極快的速度。趕往飛行場去。途中路刺只是喜道。我今天

可以從上面瞧瞧巴里了。但是他母親快不快。說道：你真太失婦女的體統。萬一落下來還了得麼。路刺道：母親。我的帕烏羅。是這種沒本領的飛行家麼。那時父親在旁大笑。也以爲自己的養子。乃巴里有名的飛行家。豈有失敗之理。然而母親再說道：我胸中不知何故。非常騷亂。帕烏羅雖很靠得住。倘若你自己不小心。或者一陣頭暈落下來。如何是好。路刺道：母親你放心。不要緊的。我決不是那種胆小的人。他母親雖覺有理。還不能十分安心。路刺道：這且不談。停一回我們飛行到自己家裏的上面。我當揚手巾爲號。此時自動車已抵飛行場。這裏帕烏羅把飛行器擺在飛行場的東端。指揮夫役們幫助場的周圍。觀客人山人海。聚集着等待飛行。帕烏羅準備之時。心中很有些駭怕。若在平日。一點也

沒有這種心思的。今天與路刺一起。不得不担心了。自己愈覺責任重大。心中愈覺不安。準備既畢。他暗想快來了。恰巧自動車進場。自動車一停。車上跳下路刺來。走到帕烏羅旁邊問道。準備好了麼。帕烏羅答道。好了。然而胸中正在亂跳。路刺那裏知道。說道。我竟非常快活。此時父母過來。父親笑盈盈的說道。帕烏羅。你須當心些。帕烏羅答道。是。母親道。帕烏羅。我憂慮得了不得。帕烏羅道。是啊。我也很憂慮。今天還是作罷罷。母親道。我看作罷的好。路刺聽了。說道。不行不行。我一定要飛行的。帕烏羅向夫人道。今天不知何故。我心頭很亂。還是中止了罷。帕烏羅說了這句。路刺忽然怒道。好好。連你也如此了。我是不怕死的。你若不願意。我就獨自飛行也做得到。帕烏羅與他父母。見今天路刺與平日大異。一

味倔強也無可如何。帕烏羅向養母道。沒法了。姑且試試罷。你老人家放心便了。母親卽道。路刺。你千萬須當心。父親道。帕烏羅萬事託你了。二老吩咐畢。二人遂上飛行器。觀客見人已乘上。曉得將要飛行了。於是更爲熱鬧。大家引領望着。驟然間發動機轟轟作響。前面的推進器旋轉起來。三四人在後面推着。飛行器上路刺高聲向父母告別。把手一揮。只見他手上亮晶晶的。乃賽奴河上拾來的指環。路刺低聲向丈夫道。好夫妻雖不同生。倒可同死。帕烏羅喝道。胡說。他手握把手。向夫役們做個暗號。他們立刻放手。其時飛行器已在地上滑走。輕快的速力。在地上行了數十步。便漸漸離地。此時觀客鼓掌如雷。飛行器向半空中東方而去。母親看了。心中只是跳躍不已。父親用望遠鏡看了。微微笑着。飛行

器漸漸縮小。少頃。換了一個方向。又變得大了。母親也把望遠鏡望着道。向這裏來了。快揮手巾。飛行器漸次變大。已到場的正中上面。於是徐徐畫一大圓形。此時想已甚高。下面望去。不過與鷹的大小髣髴。觀客一齊仰望天空。驚嘆帕烏羅飛行術的巧妙。母親見飛得過高。只是口呼危險。突然一聲咬啣。望遠鏡落地。人氣絕而倒。父親也狂叫一聲完了。觀客頓時大亂。人聲鼎沸。方纔好好水平懸在空中的飛行器。此刻不知怎樣。已倒向地面。墜將下來。衆人叫道。不好了。墜下來了。一同向飛行器下墜的方面趕去。混亂異常。

三十九 萬仞之絕壁

第二天。巴里各報。都載有飛行家慘死的新聞。把帕烏羅夫婦遭

難。載得頗爲詳細。某報的最後一段。摘錄如左。

……如斯帕烏羅夫婦所乘之飛行器。帕烏羅氏以其巧妙之技術。循例於場之四周。環行一週。爾時已升至離地四千英尺。不意該器突然傾覆。觀者大驚。無何。墜落於場南三百英尺處。飛行器固粉碎。帕氏夫婦亦遭慘死。至於死者之狀態。實非楮墨所能形容也。

工業家洛岑氏夫婦。見養子愛女。同遭慘斃。哭得直至淚乾。并且夫人如發狂一般。只是埋怨丈夫。說我是不贊成他們去的。都是你的主張。他哭哭吵吵。鬧了二三天。爲着女兒的事。過分傷心。就生起病來了。洛岑氏立在夫人床前。說道。你也不可一味憂鬱。弄得傷害自己身體。夫人道。你倒女兒死了。已經忘去了麼。我別說

傷害自己身體。還情願早一天死的好咧。洛岑道。你太不明白了。他們二人死了。我自然也傷心的。不過事已如此。傷心亦屬無益。夫人道。總之此事的禍根。全在你。你爲何先允許他。洛岑無辭可答。夫人又道。我活在世上。總無甚益處。你自己想想。今年幾歲了。洛岑口中雖不語。心中暗暗想想。自己已過六十歲咧。卽道。你別鬧罷。就是只管說。死的決不會活的了。夫人道。死的自然不會活。今生再也會不到的了。所以我願自己速死。可以見他們二人。之面。洛岑道。誰和你來講那尋死尋活的事。夫人道。你子女也沒有一個。冷悄悄的活在世上。有何樂趣。洛岑道。那麼算我不是。你可以別鬧罷。靜養靜養。纔是道理。如此自朝至暮。他們夫婦二人。天天在那裏鬧的。洛岑夫人於女兒死後。把他指上的指環。作爲

遺品。取下來帶在自己指上。憶念時。把指環看看。鬢髻女兒的溫柔姿勢。養子的活潑態度。現出在眼前。其時炎威漸退。恰值已涼天氣。夫人病後衰弱的身體。躺在搖椅上。由窗中仰望天空。不覺觸動昔日之悲感。洛岑也是心中憂鬱。無處解悶。過來瞧瞧夫人。將一手擺在夫人肩上。說道。你又是想些什麼。夫人正要回答。他又道。要散散心纔好。今天我們住郊外去走走如何。夫人聽了。倒也贊成。說道。去走一躺也好。洛岑道。你既願去。待我即吩咐準備自動車。洛岑說定了。即出去喚自動車的運轉手。運轉手自從帕烏羅墜落以來。主人閉戶不出。他也無非吃飯睡覺而已。今日突然主人喚他。他走到主人面前。主人就吩咐道。今天打算出去運動運動。從海岸往土隆市去走一躺。運轉手答應了。即出去在車

上準備。洛岑夫婦。久未出門。此次打扮。自然要多費些時刻。停了一回。自動車已準備畢。夫婦二人。便出了門。乘入車中。立刻開車。這自動車。用輕快的速度。通過巴里市上。中途向洛岑脫帽行禮的甚多。出了巴里市。都是平坦大道。乃用全速力疾走。不滿一點鐘。已經瞧得見海了。洛岑道。瞧見了海。胸中就覺得爽快些麼。夫人點頭不語。只是呆呆看着沿途風景。心中想起去年曾與女兒同遊這裏。也是乘自動車來的。那時路刺的欣喜態度。髣髴尙在眼前。想到這裏。不覺垂淚了。洛岑見了。訝道。你又哭着麼。夫人便把手巾揩拭眼淚。此時指上閃閃有光。乃珊瑚蘭的指環。自動車此刻沿着海岸走去。已達斷崖之上。右面是極高的絕壁。左面也是萬仞絕壁。突出海上。這絕壁之下。乃滔滔大海。惟見白浪撞擊。

絕壁而已。運轉手很注意的在這險道上駛行。若有一絲錯誤。自動車便落入海中。萬無生理。絕壁下的海中。岩石亂列。如毒蛇的牙齒一般。運轉手握著把手。也在那裏胆小。并且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今天他只管旋向右。那車兒反會向左的。所以有好幾次幾乎要落下去了。洛岑夫婦坐在車中。却不知其細。只是遙覽風景。運轉手忽然一聲狂叫。將把手急向左旋。自動車也是全速力的。驀然向左。洛岑夫婦。正要叫喊。那自動車已從萬仞絕壁上。跌入海中。人與車兒。在岩石上打得粉碎。大西洋的水。卽把他頃刻間洗得乾乾淨淨。

四十 最後之一網

秋去冬來。大西洋邊上。一帶漁村甚多。這一天。正是風和日煖。漁

人們都道。今天捕獲必多。因此各自搖着小舟出去捕魚。離土隆市十餘里處。也有漁人放一船來。捕獲確是不少。到日將西沈。船中差不多已經裝滿。一人道。就此可以完了。他一人道。可以回去咧。那人道。這是最後之一網。能得一千元也說不定。一萬元也未可知。說時。把網提將起來。又道。不對了。輕得很。他一人道。不去管他。都是好的。於是將網提到船中。向網內一看。那很活潑的跳着的魚。影蹤也不見。二人都道。只好回去了。乃將網中小魚取了出來。再把水草等也取去。一人忽然大叫起來。他一人看時。只見那人手中。擎着一只指環。卽道。不是指環麼。那人道。指環是指環。看來不見得是貴品。他一人道。不然。你且看顏色。那人道。黃的。他一人道。恐怕是金的。若是金的。或者可值二百元也論不定。於是在

手中稱稱重量。又道：重得很。大約是金的了。那人道：二百元我總不信。他一人道：且慢。我再看看。又不像金的了。既是金的，如何有些黑沈沈呢。那人道：金不金。我們這種人到底總不懂的。此時船中共有四人。他們二人一個呆呆看着指環。一個只是在旁二百元三百元的胡纏。其餘二人見了一個先道：不管二百元一百元。賣去了總須我們四人均分的。不過現在無人分別得出。究竟是金的。村上有人懂得麼。另外一個道：拏到林中博士處去問問。卽能知道。大家都道：不錯。於是四人預備回去。此時斜陽照在船上一人手中的指環上。發出燦爛的光來了。

四十一 林中博士

土隆市附近。有一漁村。漁村近旁。有個樹林。林中建着一所石屋。

這石屋的建築法。非常怪異。隨便到那一國去。總也找不到有這樣的建築法的。然而在略有些建築智識的人。就曉得這是把古代埃及式建築與近代的方法混合而成的。這林中石屋內的主人。一向不很出來。偶然有事外出。只見他白鬚長至胸際。兩目極溫柔。一望而知是個超凡脫俗的人物。這主人到底是何等樣人呢。村上漁人都呼他爲林中博士。林中博士究竟是個什麼人呢。一月之中。現代的名家。到博士處來訪問的。必有三四次。由此可以曉得博士也是個有名人物了。此人乃現在世界上少有的埃及學家。名叫塞克諾斯。他不喜住於文明的社會。在四五年前。於此遠離巴里的鄉間。過那埃及文明與現代文明調和的生活。博士平日。無非是研究埃及學。或是看書。或是攷證。終日在書室之

中。有時到附近來走走。往往把很有趣味的話。與村上漁人們不知厭倦的詳解。今天他獨坐書室。埋頭讀書。他書室的四壁。全是古代埃及奇妙的畫。一走入室中。已覺得如與古人相接了。此刻門外侍者。將門輕叩。博士即問何事。侍者進來說道。有一村上的漁人在外。意欲進來見主人。博士道。現在正在忙的時候。……不妨。你叫他進來便了。侍者道。不打緊麼。博士點頭。侍者乃退。只聽得一陣粗暴的腳聲。進來一個漁人。漁人即向博士道。博士先生。驚動了。博士道。你來此何事。漁人答應了。戰戰兢兢的說道。有一件事情奉懇。博士道。什麼事。你只管說便了。漁人一壁答應。一壁伸手入袋中摸索。博士向他看着道。帶了什麼東西來麼。漁人道。是的。要請先生檢閱一遍。博士道。拏出來。我替你看。漁人就從

袋中取出那指環來。說道。就是此物。乃今天在海中撈得的。要請先生看看。是否金的。博士一壁笑。一壁接他的指環。漁人又道。真對不起得很。博士取了指環。拏近一看。却很有詫異之狀。問道。你怎樣到手的。從海中得着的麼。漁人道。是從網中撈得的。博士深深注意。細看指環各部。漁人不管別的。最要緊打聽是否金的。問道。是金的麼。博士笑着道。金は金の。漁人訝道。博士真是金的麼。博士道。是的。這指環我却有用。讓給我如何。漁人聽了。更莫明其妙。博士道。總之先把指環借與我二三天。我要調查一件東西咧。那質朴的漁人。一聽博士之話。便立刻答應。說道。先生要用。只管用了。漁人去後。博士微微笑着說道。真是一件珍奇的東西。必定是埃及時代的咧。說時。他再坐下。又獨語道。爲何沈在這裏海

中呢。這指環上的彫刻。倒也有趣。此時再把指環精密檢閱了一回。又道。確是埃及古物。這花紋。這製工。全然相符的。他在抽屜中取出一具大形虫鏡來。再把指環放在鏡下察看。他却注意到指環側面的一部。見有很細的彫刻。彫刻暗暗隱着一種古代埃及的楔形文字。若從平常人看來。那裏曉得是什麼文字。也不過當他花紋而已。他又自言自語道。既是楔形文字。可見得是埃及古物了。於是博士用虫鏡去讀那楔形文字道。

哈羅刺贈珊珮蘭公主

博士低首把珊珮蘭的名兒想一想。暗道。這名兒好像很熟。後來居然想起。是巴里博物館之木乃伊。是臘美斯王的二公主。他喜道。那是更爲有趣味了。說時。依然檢閱指環不已。

四十二 物歸故主

第二天。博士已在巴里博物館館長室。與館長相對坐着。只聽得博士道。真是奇事。不知何故。會從海底出來的。如何沈入海中。實是疑問。然而。是珊瑚蘭的東西。却有字爲證。無用猜疑了。館長擎着指環。很有味的在那裏把玩。一聽博士之言。說道。確是奇聞。或者拿破崙取得木乃伊時。旁邊的士官們。把他的指環私自取下。也論不定。到歸國之時。船過大西洋。不知怎樣落入水中。到今天現出來。對不對。博士道。我也。想。或者如此。若從拿破崙時代計算。到現今也好久了。館長道。那時是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到今年。有一百二十三年了。博士道。若是這一百十餘年都在海中。更不可思議了。館長也很奇異。博士道。此非平常的指環。刻着哈羅刺

贈珊瑚蘭公主。哈羅刺却稿有其人。我昨夜在書上查得的。我把珊瑚蘭的事臘美斯王家全體之事通通查過。雖不很明白。總之爲着珊瑚蘭。曾經演成一場悲劇。此事以戀愛爲原因。後來弄得二位貴族決鬥。哈羅刺雖是一個貴族。不知是否即決鬥中之一人。却查不出了。館長道。這指環若把他當做約婚指環看待。這哈羅刺必定與決鬥有關係的了。博士道。是的。待我再細細研究罷。博士說完。立起來道。請你引導。是否珊瑚蘭的木乃伊所帶的指環。還沒有查驗過咧。館長就走至門口領路。二人一壁談話。一壁走過幾間陳列室。博士道。要說他百餘年沈在海中。實在沒有證據。第一指環外面並不見有十分磨滅。照我想來。……博士把指環的內面給館長看着道。他裏面磨滅處不少。似乎帶的時候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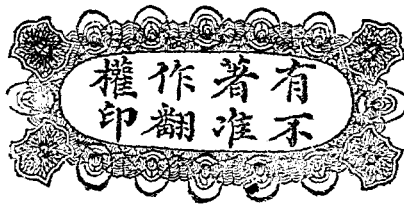
多。或者從拿破崙回歐洲後。你傳我。我傳你。後來遂落入海中也論不定。館長點頭稱是。博士道。最要緊的問題。指環是珊珮蘭生前用的呢。還是成木乃伊後還帶着的。不過見這木乃伊爲珊珮蘭的。究竟是誰。館長道。是已故的亞爾邁特博士。此時二人已到木乃伊的一室。館長將博士領到珊珮蘭木乃伊前。指示道。就是這個。博士向木乃伊一看。說道。是啊。你看他面目猙獰。很爲可怕。從前看看。却不覺得。現在可以斷定是個悲劇中的人物了。這珊珮蘭的面目。宛如俯首看着博士。此刻與三千年前絕無變異。仍是滿面怨恨。全身的紫色斑點。現在已瞧不清楚。僅覺有黑暗斑紋。令人觀着。自生恐怖。博士暗想。真是個嚇人的面貌。於是皺着眉頭。向他胸口交組的兩手一看。手已僅剩細骨一般。他忽叫

道。有指環的痕跡。館長道。指上有痕跡麼。只見他右手無名指上。有一段顏色較異。定是指環的痕跡。博士道。如此是確實了。即從袋內取出指環。戴在木乃伊的無名指上。指環與指上痕跡。適相符合。博士一見。喜道。珊瑚蘭。你的指環還你了。你必定快活的。讀者諸君。從此指環不再作祟。世上的人。也不受指環的禍殃了。有大魔力的古代埃及珊瑚蘭公主的怪指環。已經還了主人咧。

民國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五年十二月發行

(木乃伊)全二冊

定 價 銀 五 角



譯述者
校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吳縣徐卓呆
杭縣董哲彞
桐鄉陸費達
無錫俞復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福州路轉角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保定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青島
太原 鄭州 蕪湖 蘇州 嘉興 揚州
徐州 汕頭 香港 汕頭 廈門 汕頭
石家莊 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中華書局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appearing as a series of connected, stylized strokes.

